

《贵州省博物馆馆刊》增刊之四

京师专家学者和外国友人

盛赞贵州《苗族风情》展览

贵州省博物馆

一九八八年七月

京师专家学者和外国友人
盛赞贵州《苗族风情》展览

记录整理 张元 李黔滨

责任编辑 谭用中

贵州省博物馆

一九八八年七月

编 者 的 话

由贵州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的《贵州苗族风情展览》于1988年4月3日至1988年5月5日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厅展出,受到普遍欢迎。4月29日,展览会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举办专家座谈会,邀请民族学、博物馆学、美术学等有关学科在京的专家,针对展览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座谈会进行了一整天,有的专家因时间关系还来不及发言。学界的几位老前辈:钟敬文、杨堃和王静如先生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兴致勃勃地参加了讨论。

专家们不光对展览进行了如实评价,提出很多中肯的批评,而且还就民族、民俗学、博物馆学、美术学的一些问题,发表了各自的看法。讨论话题最为集中的是,必须高度重视、深入发掘、认真保护、研究和利用我国丰富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这次座谈会实际上是一次生动、活泼的、多学科综合的学术讨论会。我们觉得座谈会发言具有相当的启发意义和学术价值,所以按录音稿整理成册。由于种种原因,录音稿未经诸位学者本人审阅,失误之处敬请谅解。

展览期间,许多国内外观众在留言簿上热情地写下他们的观感。所涉及的问题与专家座谈发言大致相同,现一并刊载于此。

目 录

编者的话

《苗族风情》移京师 更添北国春意浓

——《贵州苗族风情展览》在京展出实录…梁太鹤 (1)

贵州《苗族风情》展览专家座谈会名单…………… (7)

专家座谈…………… (9)

附：李廷贵同志书简…………… (72)

观众留言

国内观众…………… (74)

外国友人…………… (86)

《苗族风情》移京师， 更添北国春意浓

——《贵州苗族风情展览》在京展出实录

梁太鹤

贵州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联合主办的《贵州苗族风情展览》，于1988年4月3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受到国内、外观众的欢迎和好评，收到很好的展出效果。

一、概 况

《贵州苗族风情展览》共展出苗族文物二百多件、照片一百余幅，都是贵州省博物馆从五十年代以来陆续收集的。展览分为“苗族概况”和“苗族服饰工艺”两大部份，生动地展现了苗族的生产、居住、婚俗、酒礼、节日等生活情况，以及蜡染、挑花、编织、刺绣、银饰等服饰工艺。

展览陈列形式打破我国博物馆普遍使用方形玻璃展柜的习惯格局。在平面布局上，利用假墙按六边形网格式放射组合，使整个展线曲折多变。假墙与台座用粗麻布作衬，辅以射灯照明，烘托出一种粗犷、古朴的气氛。展览结尾部分安排了编织、蜡画、刺绣等现场操作及芦笙演奏表演，使展览气氛更加热烈感人。

展览于4月3日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西展厅隆重开幕。著名考古学家、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主持开幕式。中共

贵州省委书记胡锦涛致欢迎辞。中央领导人王首道、司马义·艾买提以及贵州省省长王朝文剪彩。国家文物局局长吕济民、曾在贵州工作过的老同志张海峰、汪小川、陈璞如等出席开幕式。六届全国人大贵州代表也出席了开幕式。

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杜耀西和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潘廷映主持了展前的记者招待会。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华社等二十二家新闻单位到会采访。

中央、北京和贵州的主要报纸、电视、电台报道了展览开幕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还作了现场专题节目录音采访，分别向台湾及世界各国播放。

展览共接待观众三万多人次，其中有来自美国、瑞典、日本、西德、加蓬、荷兰、西班牙、墨西哥、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匈牙利、菲律宾、巴西、意大利、新加坡、瑞士、卢森堡、斯里兰卡、毛里塔尼亚、缅甸、利比里亚、古巴、越南等二十多个国家的外宾。还有许多港、澳、台同胞。

周谷城、吕正操、黄火青、任仲夷、陈荒煤、邓力群、朱厚泽等同志亲往参观，并为展览题词或签名留念。海南省省长许士杰即兴赋诗一首，由著名画家关山月挥毫书写，赠送展览会。

展览还组织了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代表专场，以及驻京外国使馆专场。

展览闭幕前，两家主办单位组织了专家座谈会，邀请民族学、美术学、博物馆学等有关学科的专家三十余名，针对展览和其他有关的学术问题进行热烈讨论。著名学者钟敬文、杨堃、王静如等老先生，不顾八十多岁的高龄，到会

并发言。

二、展出效果

1、展览受到观众热烈欢迎。

展览留言簿共收到观众书面意见二百六十七条，来自干部、教师、科技人员、美术工作者、学者、工人、农民、大学生、中学生等不同层次。其中还包括美、意、日等十七个国家外宾的意见八十五条。这些热情洋溢的留言反映了展览在观众中普遍引起较大反响。

观众认为这是一个“十分精彩”的展览。

中央美术学院的杨先让同志称：“此展高水平，精彩之极。”中央工艺美院张向工同志写道：“看了展览后很激动……。”上海观众付骏写道：“苗展体现了中国博物馆学的新潮。”

外宾认为这是一个“富于传奇色彩”的展览。

美国的T·费厄先生写道：“一个传奇式的展览！”另一位美国观众朱利亚·谢本写道：“走入苗族五彩斑斓的世界时，好象一下子跳进了一个新奇的梦幻般的天地。”英国的柯斯蒂先生写道：“美，真美！——迷人的展览，太好了！”联合国驻华代表莫华博士也写道：“展览办得非常出色和颇为用心。”

专家座谈会展览给予了充分肯定，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先生概括道：“有声有色，见物见人”。专家们对展览的陈列形式还作了专门的讨论、评价，认为在陈列手法上有创新、有突破，突出了民族和地方特点。有的专家还认为陈列手法解决了现代化形式与民族形式相结合的问题。

题。

2、展览丰富了首都的文化生活内容。

《苗展》与陕西法门寺文物展同时展出，不少观众看后说：“还是这个好看。”觉得《苗展》更感人，是一种娱乐、享受。中国戏剧学院邹宏超等观众写道：

“美好的展览，热情的服务。

苗族的风情，艺术的享受。”

山东观众孟泓写道：

“苗家风情搬京师，

更添北国春色浓。”

3、展览发挥了宣传教育效果。

展览生动地介绍了苗族的文化，促进了民族间的了解。很多观众为苗族文化的成就感到大为惊异，称赞苗族“是一个有艺术天才的民族”。中央美术学院侯一民先生写道：“苗族传统文化是世界人文文化最灿烂的一部分。”黎澍先生称“苗族妇女是真正的艺术家”。

观众从苗族文化联想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和历史，认为“了解到中国多民族的文化艺术的丰富多彩，大大加强了对伟大中华民族的热爱”。一位诗人参观后写道：

“不参观展品，

不知祖国之大；

各族兄弟姐妹，

共创了灿烂的中华！”

两位美国观众写道：“你们的人民和他们制作的艺术品一样美。”另一位美国观众写道：“好好地保护和珍视它吧，中国！”

这些发自观众内心的真诚话语，令人感动，对我们展览主办者也是深刻的教育。

贵州省政协主席苗春亭留言道：“你们的工作，对贵州的开放有很重要的作用。”观众的确通过展览增加了对贵州的了解和兴趣，他们纷纷在留言簿上写道：“感谢贵州！”、“祝愿贵州早日腾飞！”、“希望通过这个展览打开贵州少数民族贫穷的局面。”很多国内、国外观众表示要到贵州参观。一位美国观众直接写道：“非常好，让我去贵州！”一位巴西观众说，她要将预订回国的飞机票退掉，先到贵州参观。

4、展览为科研工作和经济工作提供资料，带来启发。

观众中从事历史、民族、考古、美术和其他有关学科研究的人，普遍认为展览提供了大量很有价值的资料。专家座谈会上，专家们就从展览内容谈到了体质人类学研究、服饰图案研究、图腾及其发展、民族节日的学术价值、艺术起源、民族支系的分聚及溯源、民族间的文化交融、苗族族源、民族宗教的社会功能、民族展览的组织、陈列形式研究、民族民俗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开展民族文物的保护和发掘工作、民间传统工艺的保护和开发等等一系列学术问题。正如王静如老先生在座谈会上所说：展览“对整个学术界和来参观的人都有教育意义，给我们搞学术的人，提出了一个很新的研究课题。”

有的观众还从展览中注意到经济上值得开发的项目。王首道、吕正操等中央领导同志参观时，都强调要大力开发民族工艺品，使它走入商品市场，走向国际市场。浙江一位观众专为发展蜡染工业和推广洗土豆竹篓，留下书面意见。专

家们也讨论到应大力开发各种民间工艺品，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

三、问 题

展览还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专家座谈时对此提出了中肯批评。

研究深度还不够，除了民族学上的研究外，对展品的研究也还欠深入，表现出对主体文物的突出不够等现象。

展览未能鲜明突出苗族特有的文化构成，有些属几个民族共有的习俗冲淡了这方面的特点。

陈列设备的制作工艺不够精细，有些辅助材料的选用不太恰当。

《贵州苗族风情展览》

专家座谈会名单

- | | |
|-----|----------------------|
| 钟敬文 |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
| 杨 堃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
| 王静如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研究员 |
| 王慧琴 |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历史室南方组组长 |
| 胡建中 | 北京故宫博物院馆员 |
| 徐乃湘 | 北京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 |
| 周士琦 | 中国革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 方孔木 |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 |
| 宋兆麟 |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
| 靳之林 |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
| 罗 歌 | 中国革命博物馆研究馆员 |
| 石兴邦 |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 胡 骏 |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 |
| 黄能馥 |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 |
| 陶立璠 | 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 |
| 索文清 | 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 |
| 李之檀 | 中国历史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 李金池 | 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 |
| 时墨庄 | 北京自然博物馆副研究馆员 |
| 陈紫薇 | 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 |

张永祥	中央民族学院教授
刘 干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副主任
李廷贵	中央民族学院副教授
严汝娴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明杰	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设计师
张紫晨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史树青	中国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
杨 华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祝大震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员
杜耀西	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王玉成	中国历史博物馆办公室秘书
李黔滨	贵州省博物馆馆员
梁太鹤	贵州省博物馆馆员
张 元	贵州省博物馆助理馆员

专家座谈

杜耀西（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

《贵州苗族风情展览》在京展出一个多月以来，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广大观众，反映都比较好，都觉得在北京展出这样的展览还是第一次，从形式到内容都很有新意。

今天贵州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一起，把在京的学术界专家请来，对这个展览进行一次讨论。到会的有民族学界、美术学界和博物馆界的专家，还有钟敬文，杨堃、王静如先生等几位老教授。这么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坐在一起，在学术界是一次盛会，希望大家各抒己见。

梁太鹤（贵州省博物馆副馆长）

贵州《苗族风情展览》这次能在北京展出，首先是由于得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帮助。谨此表示衷心感谢！展出期间，共接待国内外观众三万多次。热情的观众们给我们提出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其中有许多专家和学者。这使我们感到十分高兴。更使我们感到高兴和荣幸的是，今天有这么多学界的专家、老师、尤其是还有几位老前辈来参加我们的座谈会。国家文物局的有关领导也来了。我们作为一个边远、落后的省级小馆，第一次到北京举办展览，得到大家的亲切关怀、爱护和支持，的确很受感动，深为感谢！

我在这里先把展览的有关情况介绍一下：

这个展览1986年元月在贵阳第一次展出。展出后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进行修改，重新设计制作，花了一年时间。原计划去年就到京展出，后因展场关系，安排到现在。就是说，从开始筹备到现在，已有整整三年的时间。

展览的内容设计是唐文元和李黔滨同志。唐文元四十多岁，过去是搞考古的，最近几年才转过来搞民族。李黔滨三十多岁，搞民族学的时间稍长一些。展览的形式设计是一位女同志，叫徐念泓，三十多岁，从来没有搞过展览设计，过去是画画的，调来博物馆的时间不长，一九八六年参加国家文物局在扬州举办的陈列设计培训班，回馆后承担了《苗族风情展览》的形式设计和制作。可以说，这个展览从内容到形式的设计者，都是一批年青人、小字辈。我们尽量想把它搞得更好一些，但是，一方面缺乏经验，另一方面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比如经费、材料等。所以，在来京前，心里很不踏实。现在展览已接近尾声，特请在座的各位专家、老师多提意见、多批评，使我们今后工作有一个方向，做得更好一些。

在展览的筹备、制作过程中，我们发现一些问题，虽然按自己的判断处理了，但心里并不完全有底。比如：文物展品究竟怎么样挑选？大家都看到了，展品中有些是我们馆五十年代征集来的，它反映苗族过去的生产和生活状况。这些东西展不展？怎样展？在贵阳展出后就有人提意见，说苗家生活已经提高，你应该把苗家前后变化的对比反映出来。我们考虑再三，觉得首先应该展出苗家最有特色的东西，苗家生活提高，这是随着祖国解放人所共知的，如果反映这一点，不光冲淡主题、落于旧套套，而且展览也容纳不下。我

们可以通过讲解把这问题说清楚。

还有、民族风情展览应该把这个民族最有特色、最具代表性的东西反映出来。如果都一般化、就没有特点了。但这样势必漏掉一些东西。怎样弥补？是否可以通过讲解词来补充？讲解词应写到什么程度，既要说清问题又不致太繁琐？另外，表演操作的人应不应该在展览中出现？

再有，我们的指导思想是尽可能把展览搞得有地方特点，或者说有感染力。所以在形式上下了功夫，包括用麻布作假墙衬底。而且如大家所见，所有的假墙、台座、有机玻璃柜都是在贵阳弄好了，运到北京来的。有人就说了，你这样花费的运费、力气、精力，是否应该？是否值得？

诸如这样一系列的问题，我们都是在摸索，按照我们的比较幼稚的想法在做，我说过，这个展览主要是一班小字辈在弄。这些问题，我们觉得还应该再认识。今天到会的、有各学科的专家、老师，我们殷切希望能多多给予指教。

这个展览已经弄出来了，反映一般也比较好，但我们很清楚，在研究方面是远远不够的。比如：展览中的一些文物、一些问题应该怎样认识？它们反映了我们民族什么样的历史？许多民间艺术品具有怎样的审美价值？我们也希望得到老师们的指教。

我们国家的民族文化资源十分丰富，作为一个地方博物馆理所当然在发掘、征集、利用这些资源方面，要尽到职责。我们愿意在各方面的支持、配合下，把这方面工作做好。今天这个讨论会，希望对我们馆的工作是一次极大的推进。最后，再次对今天到会的各位专家、老师、老前辈表示衷心感谢！

靳之林 （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教授）

我看这个展览，只用了半天时间，不够仔细。展览的内容非常丰富，好好看，至少得用一天。

我没去过贵州，但几次在京举办的贵州民族文化的展览都去看了，另外还读了一些有关方面的书籍、文章。我觉得这个展览很好。从人类学角度看：对苗族的生产、生活、民俗、民间艺术、历史文化等方面是一次综合介绍。另外还从考古学的角度展出了一些出土文物。这样可以让观众对苗族的整个历史文化遗产、生产、生活有一个总的了解。象这样综合性的展览，我还是头一次看到，原来看到的都是某一方面的民间艺术。

我是画画的，曾到延安，这些年也接触了不少民间艺术及民俗方面的东西。所以我感觉参观这个展览和我现在想搞的研究工作是结合起来的，感到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这个展览好就好在它是一个综合，使人对总的概况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一九八〇年我到法国，看了它的“民间文化传统”展览，它与我们这次展览的格局差不多。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从人类学角度把各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博物馆，如果能在此展览的基础上补充、丰富，那它就是在我国少数民族展览中最好的了。这个基础很好。

关于苗族的历史文化，我了解得不多，这次座谈会正是我学习的好机会。我跟贵州博物馆的李黔滨了解了一下，贵州的出土文物不多，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多在靠近云南、四川交界处，东南面几乎还是空白，若将来考古发掘能有所突破，会使一些问题更丰富、更清楚。现在大多是从民俗、

民间传说中得出结论，所以很多方面还不好肯定。

我这次看了展览，觉得苗族手工艺品的纹样和西北的关系比较密切。我曾去过青海，甘肃、宁夏、新疆、陕西，整个一大圈都跑过。我看这些地方的器物纹饰和苗族的关系比较密切。纹饰中八角形的如八钩花什么的，我想总的内涵可能是太阳崇拜的东西（这只是我的看法）。这与东部的纹样关系并不密切。我见到一个苗族的迁徙路线图，说他们是从东面过来的，从湖南那面来的，可是从苗族纹样来看，与这些地方的原始文化遗存，关系并不直接，好象和西面的更密切一点。这里面历史的渊源关系，据我看（我在陕北呆了十几年，陕北陇东地方，从美术角度看，其工艺品纹饰中鱼、蛇、蛙、龟较多，民俗方面与苗族相似的地方也较多，不吃鱼、不打蛇，甚至在结婚时候抬出的鱼都是木制的）和原来古史传说在黄土高原、黄河中下游一带（今陕北）的黄帝氏族可能有关。黄帝氏族和蛇的图腾氏族关系密切。从关中陇东的平原地区一直到甘肃一带，和古史传说中的古羌人、炎帝氏族关系密切。这一带地区的纹样一般都表现的是太阳崇拜。今天在这一带的民间艺术中，八角的东西较多，不管是圈也好，几何形，直角转弯的也好，包括庙底沟文化中的花，周围都放光芒，我看都是太阳。这好象和苗族关系较密切。我想是不是和西北古羌族有关联。这是我从纹样上看。会不会是后来在明清时期，其移民才逐渐从东边过来。我看贵州东南方面，如台江施洞，其纹样中鱼龙较多。这样看，苗族的迁徙是不是从湖南和西北两条路线过来。

另外从民俗看，展览会反映出来的对牛羊、牛角的崇拜，把它们作为避邪的东西。这样看来，很可能在这条线上